

第二十回

黃風嶺唐僧有難

半山中八戒爭先

法本從心生，還是從心滅。生滅盡由誰？請君自辨別。既然皆己心，何用別人說？只須下苦功，扭出鐵中血。絨繩着鼻穿，挽定虛空結。拴在無爲樹，不使他顛劣。莫認賊爲子，心法都忘絕。休教他瞞我，一拳先打徹。現心亦無心，現法法也輟。人牛不見時，碧天光皎潔。秋月一般圓，彼此難分別。

這一篇偈子，乃是玄奘法師悟徹了多心經，打開了門戶。那長老常念常存，一點靈光自透。

且說他三衆，在路餐風宿水，帶月披星，早又至夏景炎天。但見那——

花盡蝶無情，樹高蟬有聲。喧野蠶成繭，火榴妍，沼內新荷出現。

那日正行時，忽然天晚，又見山路旁邊，有一村舍。三藏道：『悟空，你看那日落西山，藏火鏡，月升東海，現冰輪。幸而道旁有一人家，我們且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走。』八戒道：『說得是我老猪也有些餓了，且到人家化些齋吃，有力氣，好挑行李。』行者道：『這個戀家鬼！你嫌了家，幾日就生報怨！』八戒道：『哥啊，比得你這喝風叫煙的人。我從跟了師父，這幾日長忍半肚餓，你可曉得？』

三藏聞之，道：『悟能，你若是在家心重時，不是個出家的了，你還回去罷。』那猢猻子慌得跪下道：『師父，你莫聽師兄之言。他有些賊埋人，我不曾報怨甚的，他就說我報怨。我是個直腸的痴漢，說道肚內餓了，好尋個人家化齋，他就罵我是戀家鬼。師父啊，我受了菩薩的戒行，又承師父憐憫，情願要伏侍師父往西天去，誓無退悔。這叫做「恨苦修行」。怎的說不是出家的話？』三藏道：『既是如此，你且起來。』

那猢猻子縱身跳起，口裏絮絮叨叨的，挑着擔子，只得死心塌地，跟着前來。早到了路旁人

家門首，三藏下馬，行者接了韁繩，八戒歇了行李，都佇立綠蔭之下。三藏挂着九環錫杖，按按藤纏篋，纖斗篷，先奔門前，只見一老者，斜倚竹牀之上，口裏嚶嚶的念佛。三藏不敢高言，慢慢的叫一聲『施主，問訊了。』

那老者一轂轆跳將起來，忙斂衣襟，出門還禮道：『長老，失迎。你自那方來的？到我寒門何故？』三藏道：『貧僧是東土大唐和尚，奉聖旨，上雷音寺拜佛求經。適至寶方天晚，意投檀府告借一宵，萬祈方便方便。』那老兒擺手搖頭道：『去不得。西天難取經，要取經往東天去罷。』三藏口中不語，意下沉吟：『菩薩指道西去，怎麼此老說往東行？東邊那得有經……』

覷臉難言，半晌不答。

却說行者素性兇頑，忍不住，上前高叫道：『那老兒，你們這大年紀，全不曉事。我出家人遠來借宿，就把這厭鈍的話虎說我。十分你家窄狹，沒處睡時，我們在樹底下好道也坐一夜，不打攪你。』那老者扯住三藏道：『師父，你倒不言語，你那個徒弟，那般拐子臉，別類惡，雷公

嘴，紅眼睛一個癆病魔鬼，怎麼反沖撞我這年老之人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個老兒，忒也沒眼色！似那俊刮些兒的，叫做中看不中吃。想我老孫雖小，頗結實，皮裏一團筋哩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你想必有些手段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敢誇言，也將就看得過。」老者道：「你家居何處？因甚事削髮爲僧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祖貫東勝神州海東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居住。自小兒學做妖怪，稱名悟空。憑本事，做了一個齊天大聖。只因不受天籙，大反天宮，惹了一場災愆。如今脫難消災，轉拜沙門，前求正果，保我這唐朝駕下的師父上西天拜佛走遭，怕甚麼山高路險，水闊波狂？我老孫也捉得怪，降得魔，伏虎擒龍，踢天弄井，都曉得些兒。倘若府上有甚麼玉磚打瓦，鍋叫門開，老孫便能安鎮。」

那老兒聽得這篇言語，哈哈笑道：「原來是個撞頭化緣的熟嘴兒和尚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兒子便是熟嘴！我這些時，只因跟我師父走路辛苦，還懶說話哩。」那老兒道：「若是不辛苦，不懶說話，好道活活的聒殺我！你既有這樣手段，西方也還去得，去得你一行幾衆？請至茅舍裏安宿。」三藏道：「多蒙老施主不叱之恩。我一行三衆。」老者道：「那一衆在那裏？」行

者指着道：『這老兒眼花，那綠蔭下站的不是？』

老兒果然眼花，忽抬頭細看，一見八戒這般嘴臉，就諷得一步一跌，往屋裏亂跑，只叫：『關門！關門！妖怪來了！』行者趕上扯住道：『老兒莫怕，他不是妖怪，是我師弟。』老者戰兢兢的道：『好好！好好！一個醜似一個的和尙！』八戒上前道：『老官兒，你若以相貌取人，乾淨差了。我們醜自醜，却都有用。』

那老者正在門前與三個和尚相講，只見那莊南邊有兩個少年人，帶着一個老媽媽，三四個小男女，斂衣赤腳，插秧而回。他看見一匹白馬，一擔行李，都在他家門首諠譁，不知是甚來歷，都一擁上前問道：『做甚麼的？』八戒調過頭來，把耳朵擺了幾擺，長嘴伸了一伸，嚇得那些人東倒西歪，亂蹣亂跌，慌得那三藏滿口招呼道：『莫怕！莫怕！我們不是歹人，我們是取經的和尙。』那老兒纔出了門，攙着媽媽道：『婆婆起來，少要驚恐。這師父是唐朝來的，只是他徒弟臉嘴醜些，却也面惡人善，帶男女們家去。』那媽媽纔扯着老兒，二少年領着兒女進去。

三藏却坐在他門樓裏竹牀之上，埋怨道：「徒弟呀，你兩個相貌既醜，言語又粗，把這一家人嚇得七損八傷，都替我身造罪哩！」八戒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老豬自從跟了你，這些時候了許多哩。若像往常在高老莊時，把嘴朝前一伸，把耳兩頭一擺，常嚇殺二三十人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猓子不要亂說，把那醜也收拾起些。」三藏道：「你看悟空說的話，相貌是生成的，你教他怎麼收拾？」行者道：「把那個猓子嘴揣在懷裏，莫拿出來；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，不要搖動，這就是收拾了。」

那八戒真個把嘴揣了，把耳貼了，拱着頭，立於左右。行者將行李拿入門裏，將白馬拴在槽上，只見那老兒纔引個少年，拿一個板盤兒，托三杯清茶來獻。茶罷，又吩咐辦齋。那少年又拿一張有窟窿無漆水的舊桌，端兩條破頭折腳的凳子，放在天井中，請三衆涼處坐下。

三藏方問道：「老施主，高姓？」老者道：「在下姓王。」「有幾位令嗣？」道：「有兩個小兒，三個小孫。」三藏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」又問年壽幾何。道：「痴長六十一歲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好！好花甲重逢矣。」三藏復問道：「老施主，始初說西天經難取者，何也？」老者道：「經非難取，

只是道中艱澁難行，我們這向西去，只有三十里遠近，有一座山，叫做八百里黃風嶺，那山中多有妖怪，故有難取者，此也。若論此位小長老，說有許多手段，却也去得。」行者道：「不妨！不妨！有了老孫與我這師弟，任他是甚麼妖怪，不敢惹我。」

正說處，又見兒子拿將飯來，擺在桌上，道聲「請齋」。三藏就合掌，諷起齋誦。八戒早已吞了一碗。長老的幾句經還未了，那猓子又吃盡三碗。行者道：「這個饑糠的好道，撞着餓鬼了！」那老王倒也知趣，見他吃得快，道：「這個長老，想着實餓了，快添飯來。」那猓子真個食腸大，看他抬頭，一連就吃有十數碗。三藏行者俱各吃不上兩碗。猓子不住，便還吃哩。老王道：「倉卒無穀，不敢苦勸，請再進一筋。」三藏行者俱道：「帶了。」八戒道：「老兒猶答甚麼，誰和你發課，說甚麼五爻六爻；有飯只管添將來就是。」猓子一頓把他一家子飯都吃得罄盡，還只說纔得半飽，却纔收了家伙，在那門樓下安排了竹牀板鋪睡下。

次日天曉，行者去背馬，八戒去整擔，老王又教媽媽整治些點心湯水管待，三衆方致謝告行。老者道：「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，是必還來茅舍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兒莫說哈話，我們出家

人，不走回頭路。」遂此策馬挑擔西行。噫！這一去，果無好路朝西域，定有邪魔降大災。三衆前來，不上半日，果逢一座高山。說起來，十分險峻。三藏馬到臨崖，斜挑寶轡觀看，果然那——
高的是山，峻的是嶺；
陡的是崖，深的是壑；
響的是泉，鮮的是花。
那山高不高，頂上樓青霄；
這淵深不深，底中見地府。
山前面，有骨都都白雲，
屹嶮嶮怪石，說不盡千丈萬丈拔魂崖。
崖後有彎彎曲曲藏龍洞，
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巖。

又見些丫丫叉叉帶角鹿，
泥泥痴痴看人獐；
盤盤曲曲紅鱗蟒，
耍耍頑頑白面猿。
至晚巴山尋穴虎，
帶曉翻波出水龍。
登的洞門唵喇喇響，
草裏飛禽撲轡轡起；
林中走獸，掬嚙嚙行。
猛然一陣狼蟲過，
嚇得人心跔蹬蹬驚。
正是那當倒洞當當倒洞，
當當倒洞當山，
青岱染成千丈玉，
碧紗籠罩萬堆煙。

那師父緩促銀驄，
孫大聖停雲慢步，
豬悟能磨擔徐行。
正看那山，忽聞得一陣旋風大作。
三藏在馬上心驚道：「悟空，風起了！」
行者道：「風却怕他怎的？」
此乃天家四時之氣，有何懼哉？
三藏道：「此風甚惡，比那天風不同。」
行者道：「怎見得不比天風？」
三藏道：「你看這

風：

「巍巍蕩蕩颯颯飄飄，渺渺茫茫出碧霄。過嶺只聞千樹吼，入林但見萬竿搖。岸邊擺柳連根動，園內吹花帶葉飄。收網漁舟皆緊纜，落篷客艇盡拋錨。途半征夫迷失路，山中樵子擔難挑。仙果林間猴子散，奇花叢內鹿兒逃。崖前檜柏顛顛倒，湖下松篁葉葉凋。播土揚塵沙迸迸，翻江攪海浪濤濤。」

八戒上前，一把扯住行者道：「師兄，十分風大我們且躲一躲兒乾淨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兄弟不濟風大時就躲，倘或覷面撞見妖精，怎的是好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不曾聞得『避色如避讐，避風如避箭』哩！我們躲一躲，也不虧人。」行者道：「且莫言語，等我把這風抓一把來聞一聞看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師兄又扯空頭說了，風又好抓得過來聞——就是抓得來，便也鑽了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不知道老孫有個『抓風』之法。」好大聖，讓過風頭，把那風尾抓過來聞了一聞，有些腥氣道：「果然不是好風！這風的味道不是虎風，定是怪風。斷乎有些怪蹊。」

說不了，只見那山坡下，剪尾跑蹄，跳出一隻玃，猛虎，得那三藏坐不穩，離鞍，翻根頭，跌下白馬，斜倚在路旁，真個是魂飛魄散。八戒丟了行李，掣釘鉞，不讓行者走上前，大喝一聲道：『孽畜！那裏走！』趕將去，劈頭就築。那隻虎直挺挺站將起來，把那前左爪輪起，攏住自家的胸膛，往下一抓，吻喇的一聲，把個皮剝將下來，站立道旁。你看他怎生惡相！咦，那模樣：

血津津的赤剝身軀，紅嫋嫋的彎環腿足。火簇簇的兩鬢蓬鬆，硬攏攏的雙眉直豎。白森森的四個鋼牙，光耀耀的一雙金眼。氣昂昂的努力大哮，雄糾糾的厲聲

高喊。

喊道：『慢來！慢來！吾黨不是別人，乃是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鋒。今奉大王嚴命，在山巡邏，要拿幾個凡夫去做案酒。你是那裏來的和尚，敢擅動兵器傷我！』八戒罵道：『我把你這個孽畜！你是認不得我！我等不是那過路的凡夫，乃東土大唐御弟三藏之弟子，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者。你早早的遠避他方，讓開大路，休驚了我師父，饒你性命；若仍前猖獗，鉞與處，却不容情！』

那妖精那容分說，急近步，丟一個架子，望八戒劈臉來抓。這八戒忙閃過，輪鉞就象那怪手無兵器，回身就走。八戒隨趕來。那怪到了山坡下，亂石叢中，取出兩口赤銅刀，急輪起，轉身來迎。兩個在這坡前，一往一來，一沖一撞的賭鬪。那孫行者攙起唐僧道：「師父，你莫害怕。且坐住，等老孫助八戒去，打倒那怪好行。」三藏纔坐將起來，戰兢兢的，口裏念着多心經不題。

那行者掣了鐵棒，喝聲叫「拿了！」此時八戒抖擻精神，那怪敗了陣去。行者道：「莫饒他！務要趕上！」他兩個輪起鉞，舉鐵棒，趕下山來。那怪慌了手脚，使個「金蟬脫殼計」，打個滾，現了原身，依然是一隻猛虎。行者與八戒那裏肯捨，趕着那虎，定要除根。那怪趕得至近，却又攬着胸膛，剝下皮來，蓋在那臥虎石上，脫真身，化一陣狂風，徑回路口。忽見着那師父正念多心經，被他一把拿住，駕長風攝將去了。可憐那三藏啊！江流註定多磨折，寂滅門中功行難。那怪把唐僧拿來洞口，按住狂風，對把門的道：「你去報大王說，前路虎先鋒拿了一個。」

和尚，在門外聽令。」那洞主傳令，教他進來。那虎先鋒，腰插着兩口赤銅刀，雙手捧着唐僧，上前跪下道：「大王，小將不才，蒙鈞令差往山上巡邏，忽遇一個和尚，他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，上西方拜佛求經，被我擒來奉上，聊具口饌。」

那洞主聞得此言，吃了一驚道：「我聞得前者有人傳說：三藏法師乃大唐奉旨意取經的神僧；他手下有一個徒弟，名喚孫行者，神通廣大，智力高強。你怎麼能捉得他來？」先鋒道：「他有兩個徒弟：先來的，使一柄九齒釘耙，他生得嘴長耳大；又一個，使一根金箍鐵棒，他生得火眼金睛。正趕着小將爭持，被小將使一個「金蟬脫殼」之計，徹身得空，把這和尚拿來，奉獻大王，聊表一餐之敬。」

洞主道：「且莫吃他哩。」先鋒道：「大王，見食不食，呼爲劣驢。」洞主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吃了他不打緊，只恐怕他那兩個徒弟上門噪鬧，未爲穩便。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樁上，待三五日，他兩個不來攪擾，那時節，一則圖他身子乾淨，二來不動口舌，却不任我們心意？或煮或蒸，或煎或炒，慢慢的自在受用不遲。」先鋒大喜道：「大王深謀遠慮，說得有理。」教「小的們，

拿了去。」

旁邊擁上七八個綁縛手，將唐僧拿去，好便似鷹拿燕雀，索綁繩縛。這的是苦命江流思行者，遇難神僧想悟能。道聲「徒弟啊！不知你在那山擒怪，何處降妖，我被魔頭拿來，遭此毒害，幾時再得相見好苦啊！你們若早些兒來，還救得我命；若十分遲了，斷不能保矣！」一邊嗟嘆一邊淚落如雨。

却說那行者，八戒趕那虎下山坡，只見那虎跑倒了，場伏在崖前。行者舉棒，儘力一下，轉震得自己手疼。八戒復築了一鉞，亦將鉞齒迸起。原來是一張虎皮，蓋着一塊臥虎石。行者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中了他計也！」八戒道：「中他甚計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個叫做『金蟬脫殼計』。他將虎皮蓋在此，他却走了。我們且回去看看師父，莫遭毒手。」兩個急急轉來，早已不見了三藏。行者大叫如雷道：「怎的好！師父已被他擒去了！」八戒即便牽着馬，眼中滴淚道：「天哪！天哪！却往那裏找尋！」行者抬着頭道：「莫哭莫哭！一哭就挫了銳氣。橫豎想只在

此山，我們尋尋去來。」

他兩個果奔入山中，穿崗越嶺，行雲多時，只見那石崖之下，簪出一座洞府，兩人定步觀瞻，果然兇險，但見那——

疊嶂尖峰，迴轡古道。青松翠竹依依，綠柳碧梧冉冉。崖前有怪石雙雙，林內有幽禽對對。澗水遠流，沖石壁；山泉細滴，漫沙堤。野雲片片，瑤草芊芊。妖狐狡兔亂掘，獐角鹿香獐齊鬪。勇劈崖斜掛萬年藤，深壑半懸千歲柏。奕奕巍巍，欺華嶽；閑花啼鳥，賽天台。

行者道：「賢弟，你可將行李歇在藏風山回之間，撒放馬匹，不要出頭，等老孫去他門首，與他賭鬪。必須拿住妖精，方纔救得師父。」八戒道：「不消吩咐，請快去。」行者整一整直裰，束一束虎裙，掣了棒，撞至門前，只見那門上有六個大字，乃「黃風嶺黃風洞」，却便二字腳站定，執着棒，高叫道：「妖怪！趁早兒送我師父出來，省得掀翻了你窩巢，躡平了你这處！」那小怪聞言，一個個害怕，戰兢兢的，跑入裏面報道：「大王禍事了！」

那黃風怪正坐間，問：『有何事？』小妖道：『洞門外來了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尙，手持着一根許大粗的鐵棒，要他師父哩！』那洞主驚張，即喚虎先鋒道：『我教你去巡山，只該拿些山牛，野兔，肥鹿，胡羊，怎麼拿那唐僧來？却惹他那徒弟來此鬧，怎生區處？』先鋒道：『大王放心穩便，高枕勿憂。小將不才，願帶領五十個小校出去，把那甚麼孫行者拿來湊吃。』洞主道：『我這裏除了大小頭目，還有五七百名小校，憑你選擇，領多少去。只要拿住那行者，我們纔自在吃那和尚一塊肉，情願與你拜爲兄弟，但恐拿他不得，反傷了你，那時休得埋怨我也。』

虎怪道：『放心！放心！等我來。』果然點起五十名精壯小妖，擂鼓鑼旗，攬兩口赤銅刀，騰出門來，厲聲高叫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猴和尚？敢在此間大呼小叫的做甚？』行者罵道：『你這個剝皮的畜生！你弄甚麼脫殼法兒，把我師父擄了，倒轉問我做甚？趁早好好送我師父出來，還饒你這個性命！』虎怪道：『你師父是我拿了，要與我大王做頓下飯。你識起倒，回去罷！不然，拿住你，一齊湊吃，却不是買一個又饒一個？』

行者聞言，心中大怒，挖迸迸，鋼牙錯嘴；滴流流，火眼睜圓；掣鐵棒喝道：『你有多大手段，敢說這等大話！』你看棒！那先鋒急持刀按住。這一場果然不善。他兩個各顯威能，好殺！

那怪是個真鵝卵，悟空是個鵝卵石。赤銅刀架美猴王，渾如墨卵來擊石。烏鵲怎

與鳳凰爭鵝鵲，敢和鷹鵲敵？那怪噴風灰滿山，悟空吐霧雲迷日。來往不禁三五

回，先鋒腰軟全無力。轉身敗了要逃生，却被悟空抵死逼。

那虎怪抵架不住，回頭就走。他原來在那洞主面前說了嘴，不敢回洞，徑往山坡上逃生。行者那裏肯放，執着棒，隨後趕來，呼呼吼吼，却趕到那藏風山凹之間。正抬頭，見八戒在那裏放馬。八戒忽聽見呼呼聲喊，回頭觀看，乃是行者趕敗的虎怪，就丟了馬，舉起鋸，刺斜着頭一築。可憐那先鋒脫身要跳黃絲網，豈知又遇罩魚人；却被八戒一鋸，築得九個窟窿鮮血冒，一頭腦髓盡流乾。有詩爲證：

三五年前歸正宗，持齋把素悟真空。誠心要保唐三藏，初乘沙門立此功。

那獸王一脚躡住他的脊背，兩手輪鋸又築。行者見了，大喜道：『兄弟，正是這等！』他領了